## 四川任濟田報

### 铅笔屑里的光阴

□ 魏祺(成都)

推开家门,便看见父亲坐在那张老式三抽桌 旁,儿子凑在他身边。桌上放着那只漆色已斑驳 的铁皮铅笔盒,父亲手里握着他那把铁皮小刀, 正慢慢地转动手中的铅笔。木屑落在垫着的信笺 纸上,轻轻地,蜷曲着,像是时光的碎片。

"削得真好!爷爷!"儿子声音清亮,语气里满 是兴奋。父亲没有抬头,只是微微笑着。他的手依 然很稳——推、转、刮,一套动作如呼吸般自然流 畅。随着刀锋的不停游走,黝黑的笔芯逐渐露出, 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微弱的光泽。

我呆立在门旁,忽然挪不动脚步。这个画面 是如此熟悉,熟悉得让人鼻酸。

四十年前的灯光下,我也曾这样趴在那张漆 皮斑驳的三抽桌前,等着父亲为我削铅笔。那时, 他头发还乌黑浓密,握刀的手也坚定有力。我总 是一支接一支地把秃头铅笔递给他,其实不是真 的急需用笔,只是喜欢看他专注削铅笔的样 ·——微微蹙眉,目光凝聚在笔尖上,嘴唇微微抿 着露出的舌尖,仿佛在雕琢一件小小的艺术品。

"可以了。"父亲把削好的铅笔递过来,我总 要端详许久。那笔尖如同精心打磨的工艺品,每 一道棱线都笔直有力,六个面均匀分布,笔芯显 露得不多不少。我常常舍不得立刻用它,要在手 里来回把玩,直到父亲轻声提醒:"该写作业了

如今,这把小刀交到了儿子手里。儿子屏住 呼吸,缓慢移动刀片,父亲轻轻握着他的小手: "要这样,刀刃贴着斜面走……"语气温和,一如 当年教导我时的模样。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压低声音对我说:"现在 他常常忘记关燃气,可陪陪(儿子小名)上周说要 削铅笔,他倒记得牢牢的。"

这就是父亲如今的状况——早餐吃了什么, 午后是否服过药,这些日常像被橡皮轻轻擦过, 只留下模糊的印迹。唯独与铅笔相关的一切,却 像是被刻进了木纹里,清晰无比。

他记得303厂办公大楼三层东头那间办公 室,记得蓝色图纸上的绘图铅笔,记得雨季来临 前,要把铅笔收进防潮箱。前些日子整理旧物,他 准确无误地从工具箱底翻出那个牛皮笔袋,里面 整齐排列着H、2H、HB各种硬度的绘图铅笔,每一 支都削得恰到好处,尽管它们已经二十多年不曾 被握在手中。

"给你留着。"父亲把笔袋推到我面前,"画图 时用得着。"我收下了。其实我早就不用铅笔了。 当年,身为机械设计师的父亲,曾希望我用铅笔 和尺规,去延续那条他画了一生的、清晰的线。而 我,却执意选择了用键盘,去构建一个未知的、虚 拟的未来。

我改变了父亲为我设计的未来,却无法抓住 他正悄然滑落的过去。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他 对自己的健忘心知肚明。屋里总是随处可见淡黄 色的便笺,铅笔写的字依然工整:"周末陪孙子下 棋""儿子这周末加班,不过来吃饭""陪陪周四图 画课需备好铅笔"……

昨天,我见父亲教儿子辨认铅笔的硬度。"H 的硬,B的软。"父亲用削好的铅笔在纸上画出深 浅不一的线条,"爷爷当年画机械图,要用2H的, 笔迹清晰还不易模糊。"儿子认真听着,眼睛紧跟 着爷爷手上的每一个动作。

眼前的一幕,似曾相识,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 教我认铅笔的,那时我趴在他背上,看他绘制那些 仿佛永远画不完的图纸。他常念叨北京159厂的往 事,也说起后来一头扎进四川的深山,守着绘图板 度过一个又一个寂静的日子。父亲把最好的年华 都献给了三线建设,从京城到深山,从青丝到白 发,他削过多少支铅笔,绘过多少张蓝图?那些图 纸早已泛黄,那些铅笔也早已被电脑里的CAD图 纸替代,可他还固执地保持着削铅笔的习惯。

这个午后,儿子在画画时笔尖秃了。他举着 铅笔跑到父亲跟前:"爷爷,帮我削一下铅笔。"

父亲接过铅笔,那双描绘过无数精密图纸的 手微微颤抖着。可当刀刃真正触碰到铅笔的瞬间, 双手又恢复了往日的沉稳。木屑一片片落下,在阳 光里跳跃。儿子趴在一旁看着,就像当年的我。

削好了,儿子接过铅笔,高兴地继续画画。父 亲静静地望着,目光慈祥。过了一会儿,他又摸索 着拿起一支新铅笔,不紧不慢地削起来。

爸,够用了。"我出声提醒。

他抬起头,眼神有片刻的恍惚,随即又低下 头继续手上的动作:"多备几支,陪陪画画费笔

暮色渐浓,父亲还在削着。桌上的铅笔越排 越长。我想起医生的话:近期记忆衰退,但远期记 忆和肌肉记忆还保留着。目前还没有针对阿尔茨 海默症的有效疗法,此刻,他唯一能紧握的,似乎 就只有手里这把小刀了。

也许,在那些渐渐模糊的日常之外,有些东西被 他固执地留住了——比如削铅笔时手腕倾斜的角 度,比如铅笔该削成的模样,比如儿子期待的眼神。

夜深了,我蹲下身收拾散落一地的铅笔屑。 那些蜷曲的木屑躺在掌心,轻飘飘的,却有着时 光的重量。父亲已然安睡,枕边静静地躺着那把

明天,当儿子又要画画时,一定会发现笔袋 里满满的、削好的铅笔。可儿子不会知道,这是爷 爷用他仅存的清晰记忆,一点一点为他准备的。

就像许多年前,每逢开学前夕,父亲总会提 前为我削好满满一笔盒的铅笔。那时我天真地以 为,所有父亲都会这样,后来才知道,不是每个父 亲都能削出那样棱角分明的六面锥体。

窗台上,父亲栽种的昙花已收拢起花瓣。窗 外,阵阵桂花的幽香飘来,那香气若有若无,与屋 内的静谧交织在一起。月光流淌进来,照亮那一 排削好的铅笔,笔尖闪烁着微光,仿佛随时准备 在纸上走出一条坚定的轨迹。

而那些飘落的铅笔屑,在月光下像极了细的

雪,轻轻覆盖着流逝的光阴。

# 都市灵魂的凝视与瞭望

## 赵晓梦长诗《屋顶上》的隐喻体系与精神守望浅论

□ 贾非(河南)

日前,获得"第二届杨升庵文学奖"诗歌 奖的诗集《十年灯》,其作者赵晓梦以时间倒 叙的方式,让这部诗集以长诗《屋顶上》(330 余行)作为开卷之作,题记是杜甫在安史之乱 中所作之诗《春望》中的诗句:"恨别鸟惊心。 诗圣当年用这首诗叩击身处乱世的生命痛 感,自然不会想到千年后的诗人赵晓梦,在他 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锦官城(成都), 却以"麻雀飞过,屋顶一阵悸动"的轻盈姿态 起笔,似有意将千年前诗圣的生命痛感,与当 下都市人的精神处境遥相呼应。当"屋顶"这 一可视为都市灵魂瞭望与凝视窗口、却极易 被人忽视的意象,与麻雀、蚂蚁、青铜、风、光 等意象同构一个文本,不仅书写了现代都市 人的生活轨迹,更触及"存在""孤独""乡愁" "追问"等人类恒久的精神母题。

#### 屋顶:三重维度的精神空间

诗中的"屋顶"不止于是房屋的组成部 分,被诗人赋予了多重内涵的象征体。从现实 的角度察看,屋顶是"高于地面低于天空"的 建筑之顶,这一独特位置使之成为诗人感知 生活与世界的"连接地带",诗人在这里看"麻 雀飞过",观"晚霞伤痕",并最终发现了"麻雀 移不走这移动的屋顶""屋顶在别人的/笔墨 里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屋顶总在不经意间 退后",使这个边缘意义的空间成为感悟都市 人生的窗口。诗人通过屋顶捕捉到"青铜马车 驶过的屋顶,重新/活在洒水车的练习琴声 里",意象的叠加,让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琐 碎在这一特殊的空间里交融。

然而,在第1章节中,当读到"四面透风 的亭台是屋顶唯一的/支撑,在等风过去的日 子"时,我们便得知诗人已发现了"屋顶"脆弱 性的一面,随后的"蚂蚁的脚步长时间出现在 窗台"则揭示了都市底层群体的内心,依然有 眺望希望的行动。这一段最末一句的"玻璃 上,一粒尘埃惊醒另一粒尘埃",在笔者看来, "尘埃"是"蚂蚁"隐喻的都市群体的另一个意 象,实现了诗人对命运思考的深层表达,面对 充满变数的未来,这一群体不会模仿白领、金 领阶层的生活经验,他们只会在熟知的范围 内认知生活与世界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诗 人笔触冷静,"惊醒"一词则投射出他内心的 柔软与悲悯情怀。

由此,"屋顶"在诗人的笔下升华为重要 的精神载体,除了"孤独不是目光所能承受的 重击"的别样孤独,还有凭借"麻雀在水里也 在陶罐和青铜上/即使是一张白纸,也阻止不 了/屋顶的青春",道出人们渴望自由、内心希 望和顽强生命的象征意义。当"他在灰色事物 的平静中平复心情","屋顶"便实现了从物质 空间到精神空间的华丽转身。这种"孤独与希 望共生"的状态,使"屋顶"成为诗人凝视与瞭 望都市灵魂的精神缓冲带。当"我在哪里,我能 在哪里?"的存在主义追问在诗中回响,"屋顶" 给出的答案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地 "凝视"——"他不躲,因为没什么地方可躲", 故而诗人最终的选择是——"……屋顶刮着 风/请握紧肩膀撕裂的清晨与黄昏"。这种不逃 避、不退缩的坚守姿态,不仅是诗人个体精神 的坚守,也帮助"屋顶"最终打破了作为物理空 间的局限,成为珍贵的精神"栖居地"。

#### 意象:生存隐喻体系的构建

细品《屋顶上》,笔者发现诗人围绕"屋 顶"这一核心意象,以麻雀、青铜、风等辅助意 象共同构建起一个关于群体生存状态的丰富

"麻雀"与"蚂蚁"一样,都是"渺小个体"最 生动的代名词,不同之处是"麻雀"多了一层 "漂泊"的隐喻。笔者注意到,"麻雀"在这首诗 中共出现16次。诗中的"麻雀"始终处于"漂 泊"与"寻找"的动态过程:"有一段时间过去 了/麻雀的靴子还没有找到着陆场""隔河相 望,麻雀不在抵达目的地/就在逃离出生 地……",这种永不停歇的流动状态,正是非原 住都市群体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恨别鸟惊 心"的题记似乎在这里获得生命诗学意义的诠 释。然而,"麻雀"这一意象并未止于表达个体 微不足道的渺小,它在诗人笔下更具有令人动 容的韧性,例如:"……麻雀睡在屋顶/模仿灰 尘不起眼的人生",看似微不足道,却终以永不 言弃的精神在"流量带偏的暴戾中重新排序", 即便"屋顶截屏了更多的抱怨、更多的鄙视", 诗人让我们看到的是"躲在树下的麻雀偏要暴 风雨硬着头皮走"的决不屈服的画面。这种不 起眼但决不妥协的精神特质,让"麻雀"在诗中 褪去了"渺小"的标签,代表了这一多数人群在 困境的包围下依然勇敢前行的生命姿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现代诗途 中,"青铜"意象多具历史、庄严、铭刻等象征 意义。在这首长诗中,诗人笔下的"青铜"状态 是有生命的活体:"青铜马车驶过的屋顶,重 新/活在洒水车的练习琴声里",让"青铜"在 这首长诗中承担起诗歌境界、艺术空间的扩 容与连接历史的角色,自带汉唐的厚重历史 气息之时还暗示它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获得了 新的生命力。读着这些峻雅的诗句,青铜不再 是博物馆里冰冷的文物,而是生动地融入了 屋顶的日常场景。当诗人写下"……酒杯就能 把/不同类型的文明拾起/尽管青铜睡得比所 有的火都沉""人品在青铜上裸奔,真相在镜 子里破碎",显然是在提醒被钢筋水泥包围的 现代人,特别是同时代的诗人:在眺望、凝视、 观照时代变化的现实影像时,至少应当具备 获得历史重量与温度的能力。

"风"作为长诗中的流动符号,既是自然 现象,也是时代氛围与个体情绪的诗意载体。 诗中的"风"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姿态:"……祈 求风要么来得/猛一些,要么去得快一些"表 达出面临困境的急切心情;"在等风过去的日 子"则表现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耐心等待。"没 有风,时间的鼻涕流不下来"这样的诗句出 现,必然是诗人艺术想象力一次充分释放,使 得这些不同姿态的"风",喻示着个体生命在 特殊环境中的复杂情感。更进一步,"风平浪 静的屋顶伤害不了你的眼睛/也伤害不了刚 刚驶出江河的纸帆船",直接表达了现代都市 人难得的短暂安稳和信心的坚守。

#### 印记:时代诗学的精神追问

诗歌是时代的精神影像,《屋顶上》自然 便有了时代的鲜明印记。例如:"水滴众筹的 身体出现在健身房/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来到 这里/在跑步机上冒险,用生硬的方式/吹黑 门槛的影子。死亡不那么庄严/楼梯为每个生 命准备了恰当的位置/屋顶的线条越冷越有 杀伤力/麻雀不再是落日和星辰的归宿。"出 现在第5章节第二小段这些诗句,冷峻地勾 勒出现代人生存的荒诞与疏离。"水滴众筹 是但凡接触网的人便会知道的、向公众求助 的现实景象,"水滴众筹的身体"暗示了被公 共视野审视的极弱势个体,却出现在象征追 求更健康的健身房,在赞美人世自有爱心的 温暖一面时,却也形成了第一重反差。而在跑 步机上的"冒险",实则是生活压力的隐喻, "吹黑门槛的影子"暗指对既定界限安慰他人 与自己的徒劳抗拒。

"死亡不那么庄严"消解了生死轮回的沉 重,而"楼梯为每个生命准备了恰当的位置" 则暗示社会的层级"规训"对生命个体的无形 "框定","屋顶的线条越冷越有杀伤力"将建 筑结构的冷漠属性转化为精神压力的象征, 曾经承载顽强、希望的"麻雀"不再是落日与 星辰的归宿。这意味着,当自然意象失去象征 意义与慰藉功能后,都市人精神家园便失去 栖居之所,进入虚无的宿命论定局。

随后,在第7章节中,诗人这样写下:"有 阴影的地方就有光。我在哪里/我能在哪里? 只要阴影不迎娶阴影/你想要的世界就不会 有目击者的威胁。"这几句诗揭示了阴影与光 明的辩证依存。"有阴影的地方就有光"是现 实生活中的客观陈述,而"我在哪里/我能在 哪里"的追问,则表达了普遍的生命个体对自 我社会价值存疑的焦虑。诗人以"阴影不迎娶 阴影"的超出常规认知的拟人意象结句,似乎 意在警示,当非阳光化产生的困境不再叠加, 生活才可以转向无需"目击者"见证与揭露的 无需对外证明什么的理想方向。

"乡愁"是长诗中一条若隐若现的暗线, 深藏于"青铜""汉唐"等意象中,诗中的"乡 愁"不再止于对具体"故乡"的怀念,而赋加了 对精神归属的深层渴望。例如,在"对泥土的 那份眷念,宁愿相信/红枣也不相信花生和小 米"言说之后,诗人在第8章的最后一段,诗 人写道:"麻雀的嘴唇停在屋顶,每一道褶皱/ 都像身上的沙子。崭新的伤口/还在日子的乱 石堆里呻吟,火的/灵魂已回到水里,柠檬在 另一种光中化成灰。五花马千金裘/他的家愁 我的乡愁。夏天结束/连同你还没来得及隐藏 的。"前面的泥土眷念的本质是对"精神原乡" 的坚守,后者"五花马千金裘"而滋生身处都 市的孤独所生的"乡愁",在本质上均是"生命 诗学"与"精神原乡"的一次对话。在快速变迁 的时代洪流中,我们该如何守护自己的文化 身份与精神传统?又当如何在不可避免的漂 泊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属?这显然不仅 是诗人的自我追问,更是每个现代灵魂在文 化断裂与价值重构的旋涡中,必须直面并回 响的永恒叩问。

# 凝聚消散的人间烟火气

### -浅谈庞惊涛散文集《云上》中的乡土情结

□ 冯俊龙(成都)

如果用"云"来形容那些与故乡相关的人 生旧事,那么"云上"的天空必定是人生的辽 阔,"云下"的大地无疑是承载行走的记忆, '云"的起驻飞归,就是人间烟火的生发聚散。

一个人走得再远,也总被天地间那缕名 为"乡土情结"的丝线牵系,这既是人生前行 的原始动力,也是做人不忘本的最初根基。天 地广阔,人生渺渺,有些情感需要随时释放, 有些事情值得一直记住。这就是匍匐在大地 上的写作,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作家庞惊涛 的最新散文集《云上》,就是这样一本凝聚消 散的人间烟火气、极具人生哲理意义,适合大 众阅读的"人生之书"

人生多少事,感动生敬畏。

《云上》是一本记录乡土记忆的散文集, 具有"显微镜式"的叙事特征。《云上》以文字 为显微镜,细腻勾勒出庞惊涛的人生轨 一从乡村的挣扎到城市的打拼,点滴行 走间的苦乐悲欢,城乡变迁中的现实碰撞,以 及平凡日常里暗藏的处世哲学,皆在笔下酣 畅淋漓地呈现,令人读来不由得心生感慨。

这些感慨,首先是方言的巧妙利用。作者 在乡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对乡村语言的熟 稔掌握,让他在表达上胜人一筹。他用"幸喜 得"表示"幸亏",用"诧新鲜"代替"稀奇",用 "郎凯"示意"为什么",用"稀嫌"表达"说闲 话"的意思,如此等等,颇具地域特色的词汇, 在整本书中俯首可拾。这些方言俗语的灵活 运用,使来自川东北的家乡读者倍感亲切,即 使听不懂这些方言的他乡人,也能从字面上 明白其意。这样的乡语乡音,带来浓浓的乡 情,让人自然产生亲近之感。

写文章是为了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生活 散文虽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情节,但也不能一 味依靠堆砌日常琐事求取读者关注。同时,人 们对生命的敬畏并非来自史诗般的宏大叙 事,而是源自作者对日常生活琐碎的巧妙编 织,最终留下值得纪念的东西,让读者产生共 情。所以生活散文并非人生传记,却可以将生 活中的某个瞬间留存下来,达到展现作者人 生旅程的流转与延续的效果。

不是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但是几乎所 有人的故乡都在发出召唤。不可否认的是,有 人身在故乡却渴望远方,有人远离故土却又 不断回望;有人对故乡怨恨,有人对故乡热 爱,故乡给每个人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每个

人也会给予故乡不同的馈赠。庞惊涛用他具 有共情力的文字,使个体记忆得以保存,让文 化基因得到传承。他对个人生活意义的探寻, 顺从自然,再到亲切,最后生出敬畏。让真实 生活的忠实记录不再显得枯燥,日常皱褶得 以顺利熨帖,每个人都能从身边耳熟能详的 平常小事中看到人性的光辉。

人间多少情,切莫论悲欣。

《云上》更是一本作者抒发内心情感的散 文集。人是感情动物,亲情、爱情、友情,让每 个人对生活有了不同的念想,生命流淌出来 的悲欢喜乐,证明作者一定是生活的在场者,

而不是生活的旁观者。 作者在《云上》每篇文章中书写的人物都 有名有姓,他把乡村人事和城市人情,通过各 种平凡小事表达出来,读者读着读着就走进 了作者的情感世界,接受了他对生命的某种 想法或看法。这是作者在饱含深情的叙述中, 利用娴熟的写作技巧,让生活原型升华为艺 术的典型使然。

《十四夜》是作者描写家乡正月十四晚上 举行"蛴蟆节"的情景。我的老家也在川北,对 这种已列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 要民俗,我从小就喜爱至极。作者以成熟作家 的笔触,重新追忆他从童年、少年、青年直至 步入中年的岁月历程。在这个充满童年幻想 的世界里,读者不仅看到了川北人的童年,听 到了富有川北特色的童谣,更看到了川北人 的情感成长与内心世界。而由这个节日所串 联起对几位逝者的怀念,更延展了一盏灯、一 个节日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边界。

读罢《外婆》《亲邻与清邻》《百年一瞬》 《山上的母亲》,直到读完《云上》的最后一页, 我才明白:这世间,其实谁都活得不易。我一 直沉迷于自己的情感世界,执着于个人的喜 怒,却不知苦难并不是只降临在某个人头上。 面对人生难关,唯有咬牙坚持,奋力前行。流 逝的岁月会带走伤悲,而千年的月亮,也定会 照亮属于你的辉煌

人世多少路,远行需抬头。

《云上》还是一部教我们如何做人的散文 集。任何文学创作,只有将富有人生哲理的思 考糅合进文字,才会有存在的价值。《云上》通 过从个体私密到公共空间的双重建构,把传统 与现代、过去和未来设置在"今天"这个现实语 境下,让走不同路的人,通过对某个人、某个生



庞惊涛

活片段的截取、观察,重启对人生的思考,这就 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散文其实完全能够 也必须承载思想的重量,微观叙事可以构建宏 观的意义宇宙。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文学 史,会发现从《诗经》的"七月流火",到汪曾祺 的"高邮咸鸭蛋";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到庞 惊涛的川北叙事,无不是最贴近大地的写作, 如此才能抵达最深邃的精神星空

庞惊涛给他的散文集取名《云上》,书名 本身便是一种精妙的隐喻。"云"是缥缈的, 精神的,超越的;"上"则指示了一种姿态与 方向。然而,整部文集所书写的内容,却又是 无比扎实地根植于"地上"的日常生活。老 屋、老牛、乡村、乡友、动物、植物……但正是 在这些日常琐碎中,他搭建起一条通往"云 上"境界的阶梯。

写作是作者与自我、与生活的漫长对话。 在这场对话中,平凡的日子被文字照亮,琐碎 的事务被赋予意义,流逝的时光被凝固成永 恒的形式。写作的过程告诉人们,生活本身, 就是最丰沛、最值得开采的文学矿藏。

庞惊涛在《云上》的后记中曾言,写作于 他,是"安顿自己的一种方式"。乡村逐渐消失 的人间烟火,难以舍弃的乡土情结,日常生活 中被忽略、被压抑的细微感受,心底盘旋却无 以名状的复杂情绪,通过匍匐在大地的写作, 经过文字的梳理与定格,在《云上》凝聚起来, 得以被看见、被理解、被安放。相信读者读完 这本《云上》,也会如作者一样,从自我认知开 始,最终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

## 一树光阴

□ 杨力(成都)

老家院里的石榴树今年结得特别好,沉 甸甸的果实把枝条都压弯了,在秋风里微微 地颤,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搬把竹梯靠在 树干上,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指尖触到那光滑 而紧绷的果皮时,心里便泛起一种饱满的喜 悦。这棵树,是父亲在我考上大学那年种下 的,他说石榴多子,是兴旺的兆头。那时父亲 的脊背还挺得笔直,掘土的铁锹挖下去,汗珠 摔在泥土里,仿佛都能听见落下的声响。

此时,父亲正坐在屋檐下的旧藤椅里,眯 着眼看院子里另一棵更高大的银杏树。"爸, 尝尝,甜得很。"我递上一个最大的石榴,掰开 来。只听得轻微的一"噗",那宝石般的籽实便 密密匝匝地露了出来,晶莹,粉润,挨挤着,像 谁的笑靥。父亲接过石榴,并不急着吃,只是 摊在掌心细细地看。他的手布满了深褐的老 年斑,微微地有些抖。"这银杏,也快黄透了。 父亲喃喃地说,目光又飘向那棵树

这棵银杏,比我的年纪还大,是祖父当年 栽下的。老家所在的小镇,偏僻,早些年是真 穷。记忆里,从祖父开始,父亲就跟着学习磨 豆腐。院子天井里那架老石磨旁,祖父常带着 父亲,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把泡好的豆子磨 成浆,再点成豆腐,确保大清早豆腐摊能准点 出现在小镇的集市上。冬去春来,寒来暑往, 祖父与父亲,用勤劳和汗水撑起了一个家。那 时的秋天,似乎总是灰蒙蒙的,石榴也结得个 小味酸,仿佛总带着生活的涩。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像春雨渗入 泥土,无声无息,却又真真切切。先是镇上修 了宽阔的柏油路,接着,家里的石磨闲了下 来,换上了电动的磨浆机。前些年县里搞旅游 开发,老家小镇因为保留下几座老牌坊和古 树,竟一下成了热闹景点。小镇活泛了,家家 户户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

现在,父亲用古法点豆腐的绝活,也成了 稀罕物。常有外来的游客,寻到我们这小巷深 处来,就为买上两块"老豆腐"。当城里的年轻 人举着手机对他的手艺啧啧称奇时,父亲常年 蹙起的眉头也会不自觉地舒展开来。家里的光 景,在这悄然的变动里,一天天润泽起来。

这时父亲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 爷爷在的时候,常说银杏是'子孙树',种下 了,福荫后人。你看今天生活多好……"

父亲把掌心的石榴籽,缓缓地送人口中。 我看着父亲的侧影,看着这一院的石榴与银 杏,心里被一种巨大的安宁与幸福充满。这日 子,终究是像这石榴,甜润了;这光阴,也终究 是像这银杏,灿烂了。